

鄆城縣志卷之七

雜稽志

叙曰郡邑之務固有似遠實近似緩實切若米盞



切

煩碎紀之有不可忽者在也今夫災祥之變此天道之不可知而感召有自則省惕之義存焉佛老固君子所不言觀梵宇之輝煌而左道之惑不滋懼乎哲人達觀無事隕雍門之涕然禁樵死士之隴封土亡臣之墓尤仁人之心也至若選勝關

幽足以供大令之指揮恣樂天之游眺往之地以
人傳又未容丘墟之矣志雜稽

災祥

附兵變

唐長慶元年六月鄆州奏雷澤縣界有鳥巢因風墜
二鷓鴣引而哺之

太和四年鄆大水壞城郭廬舍殆盡

開成五年夏鄆嶼蝗害稼

宋乾德三年七月河溢于鄆

天禧三年六月河決滑川歷鄆至徐州與清河合

浸城壁不沒者四版

元文帝三年春三月鄆城等縣有蟲夜食桑晝匿土
人莫能捕大為蠶害

元統四年六月鄆城等處大飢人相食

明弘治六年春大旱鄆城等處禾稼不生民飢掘鼠
為食

嘉靖三十二年大飢人相食

三十四年十二月府院州縣同時地震

萬曆十五年自春至六月不雨地皆赤十六年春大飢人食樹皮草根

二十年夏秋淫雨傷禾平地溢水生魚二十一年春大飢

三十一年淫雨壞民舍殆盡道路街市可通舟楫四十二年自春至六月不雨大飢

泰昌元年十二月雨水地上凝數寸厚大樹壓折

填塞道路

天啓二年二月初六夜地震有聲如雷自震而坎地裂泉湧鷄犬鳴吠墻屋皆仆是年五月妖變

四年四月大雹傷禾

崇禎三年大旱

五年大水

六年除夜雷雨電雹七里舖地方有龍自樹中出

附兵變

正德辛未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縱橫山左郡

邑騷動至鄆攻城知縣李公珩禦之詳見禦嘉隆

以來時和事平武備漸廢鉅野聞香教首徐鴻儒

以妖術煽衆諗水盆取人頭面使各自見其為帝

王將相衣冠惑而從者數萬人有司莫禁間告發

至官重賂邑紳以解賊勢益洶上天啓二年五月

初十日遂揭竿占梁家樓為巢邑令余公子翼終

屢任不及備倉卒陷城維時訓導劉維賢以守東

城死之詳見官志以孝死者則有鄉民富均善城善

城善母善而逃善起殺善泣告善曰願老母有善

生善死弗惜也求負母出城賊殺善而釋其母劉

永清父子清見賊殺人尚戀母不忍去被執其子劉

先殺皇捍趙元介介事孀母以孝著賊進城介猶

後殺永清趙元介侍湯藥恐母驚駭不忍去竟死

以義死者則有武舉王朝俊後分守西門衙後欲

勢傾危賴大家同心支持有敢言去者吾先殺之城

之城潰後單騎殺賊力不能支為賊刺于馬下

脩翼

翼居武安集賊攻其姻親翼

生員張克年

城

年與友人逃至城門遇婦女擁聚年謂友人曰此某親友家眷豈可溷入讓其先出遂不及出而死

僕人張明

明為生員梁雲鴻僕人城將潰鴻以幼孫付明捉抱忽而賊勢洶湧或勸明領

其妻子逃走明不肯從以勇敢死者則有鄉民王至死猶抱其幼孫不捨

賜俸

賊圍城俸據堞射之應弦

楊光秀

賊據梁家樓秀奮勇

從征手及數賊亡于陣

童生張元孝

孝善騎射先從征殺賊城潰賊執之曰爾非前

日對敵傷吾其頭

以孝義死者則有快手高光遠

聞賊警衙役紛：辭散遠厲聲罵之曰無事尙宜詐人惟恐官不信任事勢至此箭鳥獸散去有人

心皆不忍在城如樊世統之冒死負母

高

大司馬五世孫聞賊連城也不違助但負

孫邦彥

之捐軀護官

賊據梁家樓邑令公遣兵征之多乘隙逃遁彥獨奮志殺賊且捐銀五十

兩助官賞兵城潰彥破死雖身得瓦全而已委心護官身家妻子在所不顧

溝壑矣若夫選貢王宣惠署丞戴爾濟監生戴大

禮吏目梁敏生員蘇逢期魏觀民侶時序梁時

升梁雲鴻梁時泰王永亨劉補袞劉正袞王吉士

陳靖白郭應沂邊從訓梁雲鶚邊太然李士鯤皆

不敢先去以為民望與良民數百餘人同遭屠戮
公子翼僅以身免赴軍門請兵得都司廖棟鼓舞
殺賊二喪胆渡河而東至六月田公吉來任簡練
鄉兵多方備禦至十月賊自鄒滕來聞風不敢入
境崇禎四年冬孔友德叛據登州知縣米公嘉德
慮草寇乘機蠢動復簡練鄉兵多方備禦在城上
民咸得恃以無恐

寺觀

觀音禪寺

在城東門內有邑人知州苑學碑記

舊縣寺

白靜寺

崇恩寺

以上在城東

興聖寺

彰化寺

廣成寺

福閨寺

普明寺

以上在城西

洪福寺

在城南

圓通寺

報恩寺 以上在城北

舊有大明寺在禪林寺東居民掘地見有殿宇形
迹元時碑記濟覺寺在縣治西崇禎四年居民掘
地見殿宇石羅漢十八尊石幢一座有乾隆年
居民于水池北岸上創為草庵一座僅三楹
丹霄觀 在縣治西北隅
遇仙觀 在縣治西南隅元

玄建有單州益
仁碑記見藝文

關帝廟

呂公堂

三官廟

白衣庵 以上在西關外廣大壯麗皆邑人闢內道參議王履與捐貲為之

五墓

春秋

先賢冉子徐侯墓 在城東三十五里冉村集後有唐貞觀題名碑

元

勅封魯國公樊執敬墓 舊志在城南二里許今失所在

贈禮部尚書晃顯墓 在城北二十里有泰知政事王上熙神道碑

翰林奉直學士墓 在城南有學士楊俊對墓碑

丞相史惟良墓 在城南三里許有學士黃縉神道碑

工部尚書陳守謙墓 在城東北一里許有學士張登巖碑記

駙馬侯世甫墓 在城南飛柏集西南玄孫左參議維墓附之有墓碑

明

工部侍郎孫時墓 在城西南三十里冷庄河之澗有大學士揚士奇神道碑

兵部侍郎樊敬墓 在城西南五里許濟水之陰正統年勅修有大學士楊士奇神道碑

神道碑曾孫尚書繼祖墓附之有尚書蘇祐碑記

贈參議忠臣王晟墓 在城西南一里許大堤下有食事陳永墓表

戶部尚書佶鐘墓 在城南八里河之陽正德三年
勅修有大學士李東陽神道
碑子同知漢墓附之

旌孝子李達墓 在城東南半里許大堤之隈

贈工部侍郎李堯民墓 在城西南郭外大學士葉
向高為神道碑少保李允

龍題曰京兆野

園墅

新堂 舊在城東今廢蘇文忠公有詩見藝文

聖霽草堂 在城南門外刑部侍郎樊公此為行電
園也多其詩公餘思息處也

公多吟嘯其中其曾孫尚書渡岩公重葺治之輯
雪霽堂集三卷詩見藝文

依竹堂

京兆叶北為涉園之有堂大京兆李公堯
民徵時囊螢處也其子贊復廣大其模堂

之東曰頰青閣折而北曰三君子亭後曰木芙蓉
蓉者松栢陰森奇石環列甲于齊魯公門人未宦
茲土者題其堂曰李夫子讀書處多有贈詩見藝
文

坦園

在金線嶺之陽茅亭曲沼竹樹茂密魯諸生
昔國翰與其侄之芬之芳講習其中文人墨
士多以此地為依歸贈詩見藝文

論曰夫人觀寺觀則起敬觀丘墓則生哀觀園墅
則思隱雜稽所載皆以志感也然災祥為大古者

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豈偶然之數
耶抑此固其常耶嗚呼後世災害相仍恬不為異
而大有之書反若竒瑞何哉管子曰天時不祥則
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饑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
存乎人者實與天地相徵召觀斯志而有感亦可
勤修省以追太和矣

鄆城縣志卷之八

藝文志

叙曰文章國之紀也昭典禮備風化誌名勝皆于
是藉焉故寡文之國不可與為理孔子傷文獻不
足徵以此哉鄆近聖人之居道未墜地斯文其在
茲乎泳洪源發德音雲漢之章將不勝悉而姑于
此為紀國之書則以地為去取而不以人之微顯
也亦不以言之質文也文獻所徵草野之氓亦且

次言於久遠况士之圭璧者與志藝文

叙

欽差揔督河道工部尚書劉榮嗣再誌序

昌言乎冉也吾夫子

之弟子之賢者冉子仲弓氏冉子伯牛氏冉子子
有氏以及乎子魚氏子產氏之五子也冉奚誌誌
其地誌其人誌其見之詩書所稱詳者詳之畧者
畧之也誌冉柰何後之人生于斯長于斯誦且讀
于斯習其里之賢者垂千餘年而不忍沒之也云
爾外史劉子曰嘻職其亦可以興矣太史公有言
天下君王至丁賢人甚衆然當時則榮沒則已焉
生民以來亦有夫子其粗也吾夫子以俎豆吾
夫子之一體猶之俎豆吾夫子云爾噫嘻其亦可
興矣

夫業心治之矣入宗廟儼然臨乎其上也吾下

敬愼然如有聞乎其嘆息者此嬰兒之心也吾下
能得其恐俱肅敬愼然如有太息之意而若面命
焉若耳提馬十不言之廟貌則固已治之矣詩有
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私心竊嚮往焉
吾夫子學鼓琴師襄十日習其曲矣旋得其數習
其志矣旋得其為人曰黜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
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嗚呼聲音
之道能通于神神而明之烏在尸祝非典刑而禮
服車書不可以鎔精而出液也或曰雖有芝蘭不
如黍稷天下有事安所重于沾沾之儒而不見得
鶴一網窺豹一斑者乎儒效無絕殊者然其大彰
明較著惜哉貌似之而實相詆挫耳當事者人持
俎豆之意以動駿濟之好不仰屋嘆矣

鄭城縣志

藝文

二

教授曾大本七十二賢畫像記儒宮禮法所在此

一事一物皆然而况從事之七十子乎天下之圖
其像者咸罔據依莫不鑿私造古俾冕首坐享嗟
夫與其不法至於斯寧止姓名其位猶愈也知禮
者病焉向游錢塘獲觀漢成郡周公禮殿圖三皇
歷代以來聖賢及七十二子像當時即喜曰不法
者可以法矣至元已酉南還適縣尹劉或作兩廡
見其画像不法如故聞予談漢刺感焉今二尹革
俱好文學贊助之力居多他日子以語劉者語之
咸欣然樂從遂命画工蘇世英禮其冠服正其面
貌煥然如法矣嗚呼不有漢刺將踵訛襲膠終于
不法而已矣七十子家語七十有七人史記漢書
知其數禮殿圖七十有二人開元禮兩廡贊數皆
與審通典八十有三人蓋合諸說而備載之也秩
祀者用之其地氏名字爵贊亦往往交亂參錯或
有此無莫或訂正今以像楹故從禮殿然蘧伯玉
孔子以夫子稱而與其使者生史記謂孔子之沿
叢事於周則老子於衛則蘧伯玉文翁圖列之弟
子索隱謂後人以所見培益者當矣祀典承誤不
革始從之秩從典禮爵從伏贊缺六地氏名字二
三者今注其下以少長孔子定其貌以胡姬髣髴
別其色考按應乎其畫矣法否尚未敢知也元
趙孟頫書今跋

尚書樊繼祖縣堂碑記維縣有堂藉以布政令也

車登碩縣堂慨嘆地極越三載而堂制方新其故
何與蓋先是數十年來令吾邑者胥因循曠業蕪
書蠹委以致百務咸隳侯大展厥猷修復廢典其
他摘發奸伏剖決繁劇殫厥心思而于堂制罔未
暇及也二載以成上孚下悅鳴琴之餘乃得昂新
百廢凡城池黠樓橋深道路悉更新之于是年正

月吉日工舉不踰時而事竣其高視講堂如十之
三其廣十之五其袤如廡之數其齋路宏厥之概
則倍焉斯後也土木金石之屬則符之願瞻錢穀
薪水簞食之饋則得之樂從提者攜者負者曳者
往來服勤者則得之樂從處之有道行之有息工
大而勞後速而不怨其視舊興作者動之公儲
取之民力則省十之九焉于是縉紳先生束帛尊
酒相與頌慶于堂上胥徒厮役百執事相與稽首
于堂下百里之內鄙野之民扶老携幼相與舞
于堂外雙岩迂復時從賓客之後衆觀其盛從而
歌口我侯之德與堂俱隆庇我老幼惠我疲瘠甘
棠蔭滿口碑頌同何以落之元氣春風我侯之政
典堂俱美巍惟巖岷惟偉壯觀經海照臨濟
水何以落之鵬翔鳳翥我侯之禮與堂俱新明
廷柱石竹帛崇勳基日益廣業日滋馨何以落之
泰岳嶽岫侯名時震宇靜甫江西南昌甲午舉

知州劉大昕儒學碑記

夫子以天縱之聖既表

立廟于魯後世周天之下皆得廟祀禮用王者唐
宋為盛元以夷狄君中國亦能後新闕里之廟貌

使孔子之道益尊而明大明受命聖王膺曆
數以正大統稽古典禮遣使具太牢香帶祀孔子

于闕里繼命國都暨郡邑興學延儒自百辟卿
士庶人子弟皆得入學以承教育具有訓程非徒

文具大昕適領濟州事奉命統揚若罔克承蓋
濟寧乃東魯大郡充之所屬闕里在焉元季兵革

之餘衣冠禮樂杳然無聞而三州十七縣廟學存
而未毀者十無一二鄆邑古薛地後改東平王國

其地豐沃儒生江漢領邑丞職能以不墮孔子之
祀為任遂捐俸秋以就工役不期年廟宇崇嚴聖

賢配享之位有煥其容師生講業之所克壯其室
二年十月工告成且辭曰董是役者雖丞負微勞

而相之者主簿張伯問也承蒞政以學較為先可謂知本將使邑之父老諸生觀廟貌習俎巨禁其攻劫閭暴歸于禮義庶耻之域仁從于魯庶乎孔子之道昭如日月垂鑑後學他日登崇俊良以張治具將有徵焉夫如是則彼文翁之用儒以化蜀不得專美於漢矣詩曰煌煌文翁世資文治飭祀嚴赫罔敢或替鄆邑有丞爰念聖功思妥神棟建教罔敢或替鄆邑有丞爰念聖功思妥神棟建

茲廟官邑民之良報禮欽崇學有訓程禮有冠帶聖道斯彰大法斯在後之繼者慎之無怠

高書侶鐘科貢題名碑記按春秋傳鄆為魯之西

代造邈學政人材漫不可改在宋則有晁文元公父子以學行聞于時在元則史公左丞以功業名

共武初年詔天下設學養士以為佐理之資今

已百十餘年矣惟茲鄆學建立雖久其題名碑記寂然無一人慮及有司視為不急之務漫不留心

掌教化者以為有司之事置而不理因循至今書之版榜無足怪者不有諸君慨然舉此則人才之

姓名宦跡不與版榜同朽者幾希噫諸君其賢于

人遠矣此碑一建則科日之次第人材之姓名官

跡之顯晦燦然如指諸掌其于名教豈曰小補之

哉斯舉也非特為今日計將來必有磊落豪傑之

士奮然以取科第顯要登名于上而文章功業

將與鄉先達異世同符未可量也諸士勉之庶不負建碑之意而

侍郎李遜學禦寇碑記

鄆城李侯以正德己巳拜

碑于公家者次第振舉不遺餘力未二載治化大行民庶嬉若嬰兒之于父母以自慶其獲所怙

持甚義也。霸州劇盜劉六劉七齊彥名楊虎輩以今年辛未春糾集千餘人自畿甸沂州抵山東山西河南縱橫震蕩膏腴至數萬餘里。諸郡騷然侯可恃使賊猝至勢必不支乃先令卸戎率老稚及儲積入城急召募遠近民得數千編緘行伍日躬自訓練賞罰號令明信果決且築城濬濠售謀畫策朝夕不少懈至九月二十九日夜賊果有百餘騎壓境侯暨家嗣濟率眾鼓勇擒斬數十人賊有號齊大王者濬戮之賊駭遁十一月七日劉六劉七復率黨萬餘樹柵攻城勢孔熾侯曰此賊必以書生揚我即率眾登陴拒戰矢石交下逾二晝夜不鮮甲城中人甚危而侯憤氣愈厲潛遣敢死七下城伺其玩急倂斬數十人適追兵突至逸其後復擊六七百人賊潰散城始解圍意自大盜橫起忠勇能離輒能連巨敵無一能守者侯獨以一邑數萬生靈竟保無虞其休光偉烈與秦岳爭高可也嗚呼使為守為令者皆侯馬尚何禍發之足慮耶予又不能不重有所感也侯名斯字文似別號莖雲頂天霸州文安人以詩經領私治壬子鄉薦

知府侯祁均田碑記

粵古經野授民則壤定賦均代有賢哲罔不首先是圖誠以奠疆之要畧而經理之本始莫切于此我鄆在昔為河流故地其田日就瘠鹵逮我時國初值金元兵燹之餘崔葦圃望從民開墾于時地廣人疎民尚未始為病正統後生豈漸繁賦役日增而其地不加多也迺復軍仰坐落肩額外之子粒藩較占耕後奏討之明例加以巧民隱欺猾胥弄舞影射諸弊不可勝言焉嘉靖己未南昌高侯啓新以科第萬才奉命城縣志

藝文

六

來臨知民隱在茲首以均田為已任乃撥諸嬰知
地糧里人某某分領其役若某某或干違奸全
以罪厥躬不水貸先燬四糧之梳沿歷四至而龜
圓定次極四至之數八表而綱維章後乃附八
表之規於詠用伍百肆拾為一拉而條日詳于足
閭境共得地貳萬叁百叁拾頃有奇聯拉鱗次分
一丁為拉正次者一副之率給以單：分合以紀
其數即有轉易或訐訟厥拉之正副即持單以徵
諸其謀有除豁則又稽其名籍數其沿革以杜
其僥倖馬如于 德府則查比歲徵取子粒之例
而齊口以稽也于 魯府則查近年起耕數而魯
田以稽也若孔廟佃田無稽則會東阿獨山鉅野
平陽四山而類考之其數著矣軍田若參差無考
也申查各附所見微非確數而議 之有明
憲矣均下之田以華雅以議 乃估取核發于東

北三四川縣而稽其撥給曾廟實數所在焉其情
得矣它若星窰犬牙之數內多乘機影射者會隣
封而互察之伴一切狡詐寄之私無所容自茲
賦役口平民之力日益紆離之賜也謂使民樂利
不忘者非歟信可紀也回筆之石復綴以詞詞曰
漢公無定徵部屋思 敷 其声高侯來思孔通
賦公無定徵部屋思 敷 其声高侯來思孔通
父母忠心既孚誓詞共 肅 乃考圖籍乃理隰原聿
翊戴無疆後除軍較佃戶畸零等田止計本縣起
科地數有尚書蘇公祐并紀其事于石茲後田多
射于隣封矣後之均者其尚究其初云

大學士楊一清為尚書但鐘號獨山記 人有疑之

下之務者必有以通天下之志夫經國濟世豈子
然自異者所能為哉公抱經世之才為 朝 地股
城縣志 藝文 七

賦大臣視天下蒼生猶一體將推其所有者與人
同之宜也顧自杜于茲山之名其義何居予聞而
解之曰公之意我知之矣論人于三代之上不害
其為同論人于三代之下不戢其為獨世衰道微
天下之士不自知檢束悠悠風靡其病在同是故
急進取則躁心同喜逢迎則諂心同前瞻後顧樂
談人過失者同乎忌安常習怠謂其身不能者同
乎怯率是以違以私滅公知有已而不知有人知
有家不知有國將無所不同矣同之害一至是哉
有賢人君子者出挺然自拔于衆醉群污之中不
隨俗遷靡則其勢不容不獨行曰獨行復曰獨復
見口獨見立曰獨立甚哉憤世嫉邪滋而為矯厲
凌烈之行違衆抗俗不肯自污雖未免過中失正
之蹤為之猶賢乎已孔子寧取狂狷非取其志與
行有不同于人歟公有見于此而深慨歎之故有
取于獨山之名而用以自號實以自勵焉耳公起
進士為脚累官却脚火直節勁氣介子不苟出
按者三巡撫者再所至風米凜然不可犯中遭困
踣屹不為變要其所存類非悠悠者所能同也試
舉其顯者言之人多羨嘆公獨峭厲人多因循公
獨精察人多避事公獨勇為人多市恩公獨任怨
是皆予耳目所親得而據而可信者公之取號于
茲山也 有不稱情也哉雖然秉彛好德固夫人之
情也公以碩德重望受天子簡知位地官掌人之
民錢穀之守而相與論道弘化之臣皆一時英傑
有古大臣風度所不戢其同者同寅協恭以措斯
世于大同之治正今日事也獨其所宜言乎論語
曰德不孤必有隣書曰三石協心同庑于道治
政治澤潤生民請為公誦之

孟仁遇仙觀碑記

董公單州虞城人以攻汴為生
不辭文墨年五十餘一日夢有

所遇既覺精神昏蒙絕飲食者數日蓋夢中自得
真聖詔秘訣而不言是後揮筆皆成龍蛇字畫文
理可辨見者無不神異丁未春造榮京躬詣掌教
清和真人禮以為師陳夢狀質疑師曰汝亦得道
之流也幸無怠尋受名悟玄號明真復札以演化
事玄奉教而南抵盤溝開教竟日幽居清默凡
七坐邑人王德貴等見玄道風淳厚各捐貲為觀
工始于大德丁未成于己酉扁其額曰遇仙予惟
夢寐神游覺即開悟因之得道者例有之如莊周
之蝴蝶純陽之黃梁列子華胥槐國故事不容緊
舉董公神授獨何疑焉

主事龍寬文侯去思碑記

侯治鄆三載以部檄徵

石以示不忘侯去此而為御史他日漫能庶諸鄆
人與否是未可知為政在德善教得民或者乃謂

人心大異丁占古之道不可用于今夫豈信然故
化行于豺虎而言不射信于朋友誠與不誠故也

以勞事責人而必從以二臺加諸人而莫能受者
恕與不恕故也始侯以胥吏染膺于至書習久

多舞文上蠹民乃置其尤者于法承宣之務自
藩臬以至府州縣邑文牒約委吏顧惓然而揮剡

畧無停滯邑有豪奸慣持官長短諸遊食無賴恣
橫鄉曲盡其黨戍于邊壽張梁山巨盜王世傑等

數往來為民害遣戍兵襲其巢餘黨遁散德府
地畝在境內歲省賦者至每過竄取之而私其餘

侯戒督者勿復來歲輸其賦于長史司後又收其
賦于公以候督者遂為常已未詔減明年田租

之二宦侯以獻最去京師租納如故侯歸息白所
司時都憲何公下其例于他處盡獲免歲徵逸儲
列楮庭下令民各書里甲姓名納數日月于一紙
投之櫃中而去監收者不得與民甚便之襄河舊

直漕運歲饗濟河卒領以官壬子黃河溢築黃陵
向上源漸涸明年惡其官濬卒供遣如昔民疲莫
能支俟力請于上曰法隨時立政以時運黃陵岡
原築河不及濬管河官既罷卒不必設竟渴停發
邑城久傾地而池不積水障水堤亦久廢夏水漲
溢民且憂湮沒侯以政成年豐信而勞民工匝二
旬城浩完池亦浮廣毀淫祠宇為社序激勸士類
成午科目遂盛于前城中為市者五不足以聚產
賸民增為十民惟趨之如鶩文侯治鄆三年而惠
咸通道振與不忍其去嗚呼文侯治鄆三年而惠
政之所及及能使民世下忘可謂有道愛矣侯
之治本以誠心而加諸其民者恕惟古循吏率用
是道推而達之天下無違不可豈但一邑侯用之
一邑而一邑化予嘉其能用古道以善治亦以驗
人心不異于古古之道未嘗不可行于今也侯名
森字宗巖長州人丁未進士補慶雲令政時成以
丙艱去任後除改鄆城云

御史李堯民為邑侯萬公去思碑記

縣有令州有
牧制也鄆屬

濟昔萬公方今轉牧有樹德政者君子曰公在齊
既公以外艱歸且三紀于茲不佞奉
聖天子命

之掌大理事而父老黃守志侯自強等懇不佞有
乞言曰吾儕與休公德於心終不忘願勸一片石

敢請于執事不佞擊楫唯：曰是寧能無言公撥
高科垂墨綬來即疊：民瘼稽沿革循令甲剔蠹

籌利束布而時案之且也約躬貞守端化本也秩
節亭章一道揆也子良慈博廣覆被也往審編轆

沓昧撓諛爽公酌庶定差董時催課禁代納嚴起
解枯無束濕之猶

刈糧莠科條甫立
輒生公判花錯落夙吏
而已往堞樓頽地官
屢拉擺公振飭綜密即不

今若柳少改觀往俗尚淫逸六博徵逐公潛移類
鎮戶家誦已往奸宄狂戾若狗冠山鼯食牛蛇
聞鼠舞公神通祈銷虜渡鯉馴已歲與公榘屢佐
大校公條陳便宜傾困給炊戴星而出戴星而入
卒之大東莫枕矣公坦夷和易報為鈞逆而靡事
表恭暇與二三子論道講書或巡郵表暇問疾
楚旌善義卸靴助之一出誠心以嘉惠我元二故
揮霍無難吟而骨澤流溢干人心者將歿世不能
忘也所謂棊單父而孰某無鳳蒲亭而雉中辛者
非與公詩氏命南昌人

知府梁宜生為邑侯武公去思碑記

公視卿甫踰歲遂有滋陽

之遷卿父若借寇無能挽則歸而建祠肖形以俎
豆示不忘余因為之記按卿俗牧恆矣風教日賴
賦役無方而窳虎冠山浸漁百寶快氣易柔氣恬
靡生第上盜幾不可藥公以成歲上第分卿前

聖嬰旁郡夫幾包採之背動以鉅萬而公計格紀
使秋毫無損下卿乃為之中倫理醜惡頑獎節義
彌七氣而風教以振謫使徒窮黨與杖訟誦禁才
詛而良弱以安性訟章繁疊拂轍上訴公論發作
神而院司多疑滯之委矣往保甲肅嚴盜時出沒
公覺捕多方而若歲無夜犬之驚矣律權頭任任
任交傾銷陪耗每至蕩產公支領傾耗緊任之官
而累年不竟之役兌月釋擔矣往鮮馬必發儀頭
而濫負重累出役動用重戶而費苦多偏公分後
輪俵增馬備差而煩騷之患頓祛矣往德府地簽
巫頭而諸費不經兌軍米責四後而蚊負多敗公
遣役微解分重使輕而靡費之苦盡除矣化洽蕃
月案清吏閒惟時與二三子談經評紙而子科得
人為勝他如蠲俸倫粥而恩被流移積誠步禱而
澤起稿梓此額未易更僕聊陳厥槩云爾
明興

稱良子郵者如文之幹徐之毅千之惠萬之故各
以所長而思去後而公實兼之云公諱文達號乘
懿涇陽人

知府侯正鵠為邑侯王公去思碑記公名遠宜以
霸下名籍辛

丑進士奉命來令郵故黃河廢都土湫乍易
水不恒得歲民既苦征輸而又介在曹濮濟汶之
間行河決者歲修宣房瓠子故事所糜民間歲
幾百萬邑里蕭條日尋地類欲盡民利病使之見
德難矣公六年于吾民而赤子懷之與之以所欲
而一切自我為政不以督責先激獎而民不擾催
科不以封枝委主納而民不擾奇羨不以起解付
監收而民不擾賠累酌倉使之費而工食盤剝排
貼有額調允運之苦而脚價破揚供億自官念走
俸之歎則預出買酸之金而構空群思逾馳之苦

則優給芻牧之資而裁應聞架改收于鄉人而
借市利商稅不入于土著而民免加徵是嘗公之
所以我與民者而又無日不計吾民而謂之以置
爭之不可長也兩造之不可為也而民康于訟不
勞逮不濫責不紆稽而訟贏于費嚮風者登之于
旌善之榜其有不率而城旦鬼竊列十申明之木
尸諸五父之衢左顧而勤右顧而懲人有身身有
家是公之所以與民者他若修通濟寺橋十餘
處大興種植雲樹千章連陰百里是又公所爭之
地以與民者也間者旱魃為虐子遺待命公矢誠
步禱甘澍立應復陳元等五十餘戶開阡陌數千
餘畝是又公所乞之天以與民者也而且請自義
倉以備荒民請發賑以濟貧民請焚粥以濟饑民
三請而無不得當矣而且興學程村月再課而致
最之廩庖相繼而青衿思奮矣而且飭學宮建文
昌及忠臣祠綽楔維堦並新者三十餘所此為壯

觀是又以千載氣色與民矣而民何以與公哉民
不勝任德尸祝而勸之貞珉俾余為記以紀其畧
知府侯正鵠為邑侯劉公去思碑記公視郵踰期而遷歎以去
閱再周星而生祠建邑黃徵君同二三父老乞言
以紀之而子弗能辭也按公初以丁未南宮第七
人來僉憲其足之高而至則謙易君子也從太孺
人貞苦中倫歷艱寒舍意其亟自潤而至則廉素
君子也時論郵民多極宜威勸公嚴而至則仁慈
簡詩君子也首復學校優免法而士氣振建忠孝
節義祠而禮教興除火夫力役法而居安堵華見
年夾道夫後而行釋擿絕徵以羨餘沽傾銷解費
元稱貸賠累者息肩刑管不過十餘惟挾勢者重
之理論情解和息者聽民坐是不敢犯且不忍犯
並着鞭無用矣惟時進諸生而督之課率耆德而
請之論治聞于上遂遷而去矣虞行猶念賦法未

定諸榮仍興為酌條鞭規款此千里猶數申請且
德憑代者不行下止此其仁愛篤摯即父母于子
不啻也而其清苦之行尤明耶來無而衣不帛
簋不一魚不壁繆不梁乃至去亦并無積可留諸
豪華既不妝苞直聞而要津迫送亦繫泊如當事
亦恬然安之憶早極公傳十步一叩海為立麥為
四岐公之篤孝有貞苦錄諸詠在誠應有格天圖
諸詩在優士有賢序中刻珉在而茲後石之祠之
民且世之戴之矣公名仲字叔達江西廣昌人鄉
會皆高魁云

選貢生王宣惠為邑侯梁公去思碑記太史公言奉職循理

可以為治然此第于其常耳聊城當萬曆寅卯之
歲歲歲之一大變局也公下車位歲早雷雷罕有
滴之潤山澤有薰灼之憂疆萑盡虜葆旅靡望公
齋被內肅霄宗外舉早夜籌畫形質搗碎其政之

最巨者在于豐賑每鄉四十餘里酌十里中設一
炊區為之定審法分食界立食例備豐長揮饗役
每晨四野遙瞻炊煙一縷細緝回合直與人賜之
浮盞相為凌亂徧祝迎風立僵之老稚聞饌飽餘
味而頓起生色處：驩聲如季夏之蟻矣猶慮應
食而時艱于陰雨者未應食而為次食之寔食者
審定人戶旬給以粟統計粥費在城及集店屯里
二十三費食粥人五千二百一十口其次貧應賑
先給過二十二百一十三口續給過一萬三千九
百九十七口又行平糶之法預備倉儲約以三之
一糶粥二之一留倉又以三之一平糶按荒之收
可謂最周矣糶賑既行需用甚多公捐俸以濟急
用義免軍米之改折請臨德倉之借賑募問左族
實之義助皆荒政之綦重者也裁冗役以清官署
優走遠以寬郵累培辦食以責成緣微私以魁
發因誌止訟以倡和風又荒政之相輔以行者也

公直道而言直道而動卿士大夫以禮迎接而膠
庠之彥矧卹厚矣鍊制義以作司南雖至辱至愚
之民必暱之所弗寬假輕寄耳目者獨治書之
傭執番之五伯耳荒儉之餘無賴少年攘竊間發
借賄為名大行剽劫公一懲治又嚴嚴保甲預
為之防凡抽算踰倫推埋發丘者皆翔集于境外
舉行鄉約鍊諭條六款勸詞六首以提其耳即值
此淘、之時甘委命于歲罔敢為不義者固伏公
之荒政而安亦繇其訓誨素也如公方可謂之奉
職謂之循理謂之為治漢之循吏且有愧焉昔公
之始釋褐也華亭張伺初太史讀其文而稱之曰
湛思力學其凝重似商周法物而又深沉古毅得
幽燕之氣文之肖其人談者皆謂太史為知文知
人然諦觀公之治邑豈止文之肖其人抑且政之
肖其文也日太史傳我明循吏得不以公為首稱
乎又聞漢之令長生立碑頌者惟成陽之唐黎陽

之張圍之越耳有芬有馨如山如城寧厥居而示
萬邦成陽黎圍當遜公矣公名炳宇自明直隸容
城縣人癸丑進士

汝南布衣秦錫為東兗道劉公生祠碑記

記全至成有曹

之伎會妖賊發難書詔飄零狼蹙南奔自是匿影
寒水無獲岱雲之夢矣庚午圖賤舊約自遊齊魯
杖屨初發颯警喧傳方輟：有戒心及停驂濟上
南池風景依然昨日旅况驚魂至此一慰詢所以
倚庇者咸歸之東兗藩臬劉公云余三十年前知
公錫、燕趙間每羨其巧奪天孫而締貴洛陽莫
不嘖、公才士也乃餘勇所鼓能以樽俎銷兵氣
使俗而一片雲霧無餘色其所生全者寧止途次
一遊子乎王君詒公庭下一瞻望顏色而公拜上
卿去今春流想線嶺誤此祠、西新構卜室傍柳

鑿憲折石為砌而范竹陰翳日以香茗從事詢之
為黃子暨邑諸生輟功地也余浪迹海內見建祠
尸祝者比：然輒厭其通都大市人語喧闐相沿
為常而相頌無味黃子迺闢此一畝之宮與名賢
為侶齋後仰瞻覺有靈氣棲泊傳之他年使勤功
頌德之區為招隱賦詩之處吾知南池勝事不在
濟水而在舟子里上矣公名榮嗣字敬仲丙辰進
士直隸曲周人

邑訓導劉遜勳建落聖祠碑記

夫落聖有祠所以

之鄉賢祠東舊有一楹湫隘蕪陋為風雨所損壞
與家咸謂不利日延一日竟無任厥事者魏縣麻
公慨然以修葺為已任未幾以量移去邑人黃公
守志謂事涉于義則無辭矧于聖有禪而于士有
利也謀于邑候迺遷建于明倫堂之東北隅創為
三大楹而葺石向甃甃材鳩工不數月而告竣工

百日餘而公不以為勞輸百金餘而公不以為費
公慷慨高義聲振齊魯於江南北莫不謂公為人
瑞而此持其一端耳聊諸生劉昌運等服公懿行
索余言紀事遂撮其實書之

工部尚書劉公榮嗣榘園記畧垣園外東西三十
里皆種柳透迤畝

伏番條如線因名線嶺園內老柏十餘株皆數百
年物天矯擎攬如觀形間以小黃松而餘叢竹陰
森相映帶靈甫惟馨仲級自相師友咏嘯其中又
好客或乘或奕或臨帖摹畫無虛日諸名士贈詩
盈室秦京標其古徵草堂云十頃津泓黃慶量一
林蒼翠阮家風則實錄也

傳

知府于範為孝子趙蘭傳公三歲喪母即教日不
乳能飲食每飯獻母

十餘年無一笑顏無一疾行家貧甚口環跪父
逝不出十里外晨昏定省以為常父病公嘗糞以
驗禱神水代親終哀毀幾絕既葬依廬卧薪枕塊
三年日夜號泣親及士壘墳夜為群盜所縛幾殆
俄而盜俱暈眩仆地公遂生全初終無懼色存人
咸謂純孝所感云會公于亡家人遣告蘭默然不
問但向墓哭免喪後三十年斷暈服素獨寢只遇
節朔生忌必奠伏地痛哭如初喪有言及父母者
泪潛下不止顯違式公之廬而公弗視嘗道旌公
之門而公弗受如公者自嬰兒以至成人止知有
親較之大舜又何讓焉

大學士于慎行為樊重光妻孫氏貞節傳畧樊貞良

氏者太學生重光之配畧丞學曾也十五而歸
夫多病氏奉侍勞瘁五年不倦畧丞在抱矣夫卒

氏抱子痛哭既墮而甦夜則雖經家人救而諭之時家計蕭索舅姑見背旁無兄弟宗人睥睨氏內撫外持久之子有室補丞大官叩開上書訟四苦節天子命有司出官錢三百緡表其門閭樹紳授馬先是侍郎公啟之孫涇娶李襄欽公孫女亦以節著再傳為尚書公繼祖太學又其孫也前後兩貞婦若合符節豈楚氏世澤然與抑魯之風教誥俗有足感也李氏以無後不顯而尚書公之胤推署至能元厥宗貞婦之功烈矣向使感奮一朝即以身薦螻蟻比于同歸之義何以長世如是有所親聞里婦女固多勵節冰炭以自殉義而自聞有不聞其居然也貞婦之節信如繳日然非子為從臣叫大聞而陳奏烏能顯于世哉

戶部郎中區越為于稷妻劉氏貞節傳

明文竊於
史明此理

遇小利害輒變初心且有毀其行以苟富貴者節婦許節四十年始終未聞有不安之意不以產遺其女殺然歸之姪是非丈夫之傑者乎是不可以動朝廷勵天下乎其姪于範他官大夫與予同茅進士且同署知其事為詳故不愧兼陋為傳其實以俟太史氏采焉

通政使杜栢為樊涇妻李氏貞節傳

古史官紀載
于忠臣烈婦

獨詳者重綱常陪教化也若樊節婦豈直敘即曹俗即婦不可二其夫如臣不可二其君也恒之六五口恒其德貞婦人吉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予嘗從遊獲岩聞節婦行實殆忠臣所難與古烈士上下可也其從一而終者乎其荷優典庸微夫世之為臣妾者

臨川進士陳際泰為黃國化妻張氏貞節傳畧

呼

黃母張孺人之不死如髮矣死者一瞑而萬世不
視獨人甘之如飴非作而致其情也不能內解于
心然有天道焉能給守者之下已疑而不能使生
上之鶴之不鳴而覺而救孺人不死矣方溢
時如夢之中如有雙髮扶之者即微龍鳴而竊
而覺之而救猶一也天于黃氏之世德無所往而
得之而不欲報之無已時也報之以節婦報之以節
婦之不死節婦死而是藐諸孤者安能大故厥詞
如今日也藐諸孤不能大放厥辭如今日將無以
成夫子之志此無異戮尸地下矣夫于死而孺人
死之孺人死而天生之孺人生孺人之責乃重于
死一月得四十五日非以佐乏榮之餘為東壁
之光以督誦也之勞之芳之全薪然見頭角以次
第大顯重于時皆孺人不死之功天欲孺人有成
一子之功因以自為功即崇何使之虛地上實地
小哉懷人之子與余善然余所為言者不在此因

三子而言則于麟氏所謂無以處夫無子者也

邑貢生羅崇恩為陳楠繼室姜氏貞節傳畧

余聞氏未

結禡時能佩父訓讀論語惻大義而于醫案方畧
尤所留心父偶病按方自調藥餌父頓以起族里
以孝女稱世未有事親克孝而事夫不順撫子不
慈者也宜乎年甫二旬而茹辛死撫遺孤以成
夫志歷五十年如一日也嗟乎婦人之情妬與肥
在所不免氏視前子與已子無異而析遺產且喻
已子惟特以威勸以有所私氏竟毅然弗顧焉豈
其有所矯而然即抑將以義教即夫人視織毫輒
私為己有即骨肉可膜外置之迺千金之產漠然
不關兩腕之子然一視此其識洵非大有學問
人不能矣余故表而出之愧世之列鬚眉者

贊

宋真宗命儒臣為冉仲子贊

不佞之仁具體之賢
終彼高無用之山川

代逢繼革禮畢升煙
錫以三壤賁茲九象

冉伯牛贊

聖門達者德行為
先洙泗來學顏閔

差肩天封展禮公衮襲
賢生則命寡決而道宣

冉子有贊

謙令德少著
嘉聞敏于從政

冷以斯又出魂報本道遇
明君永錫徽稱載揚清芬

冉子魯贊

聖人之道一
以貫之介矣

子魯堂與斯窺惟帝登岱克
陳上儀追封侯社沂水之湄

冉子產贊

冉子挺生
鍾是純粹

禮成肆類錫壤諸城式昭遺懿
夫子道貴命聖謂斯行已闕里服

孔子蔑贊

賢哉先
生聖

濟國庠從祀載享侯冊式昭德義

高宗御製冉仲子贊

懿德賢行有一則尊子也屢
之成性存一駢角有子犂牛

莫論刑政之言
言惠疏元之

冉伯牛贊

在躬口瘠而新並驅賢科

得頽與鄰不羊
斯疾命也莫仲

冉子有贊

循良之要在干有政可
使為宰千室百乘師門

育才治心扶性
則進之琢磨之涵

冉子魯贊

紀作子魯聖學是務
勵已斯約好問乃裕

周旋中禮容止可度
允矣昔賢後世所慕

冉子產贊

東平子產姓著威
于塾講道

之微問吝甚欲淵妙以
思升降陞廉尚想英姿

孔子蔑贊

惟子挺生道德
之門佩復至論

朱溫君子歸德義不掩恩

皇明邑侯劉公仲為忠臣王晟贊

人惟有身祖生乃
重君國是先生可

無用後美王公惟賊是剪賊既孔張公亦不免見
 古尚在宮復何顧渺々重泉英魂自許黃雲白愁
 白日自朗千載孝子李遠贊抱以終天繁子職
 同心惟人是仰
 德彼李君性天篤誓視死如生孝思無三創墓為
 廬躬解其土築塚之高奚維血雨彼林鳥口尚雨
 飛鳴何人斯節烈王新政妻段氏贊醜莫改金筠
 以乃不同情節烈王新政妻段氏贊醜莫改金筠
 乖考雖死何悔耶有叔嫂是日段氏必敬必戒無
 違夫子夫甫不祿氏亦何求泉臺匪遠願與夫遊
 匪石匪席皎々常輝高義李堯民贊義所在若大
 勉矣後人豈堪獨非
 路然由之無碍美矣李公內省不疚憫給其偷示
 以淳厚差人之艱惻馬猶已愧彼陸吝獨為好禮
 爾宗爾黨既婚以充
 樂只君子石心其堅

詩

四言古

皇明邑推官使正鵠為邑侯劉公伸瑞麥頌 奕々象

正方禹則九土充州是疆我牧剖待作守此邦於
 萬斯年厥緒用張明我牧天子是求俾爾保釐

斯政斯脩祥飈習習甘澍油油繼繁維庶維牧則
 君入萌既翼百昌遠芸刀化為積藜渝具薰栢楊

草藉犴狂塵殷我牧孔宣節幽允亮有苑其紆替
 結以暢巷無朽痂室無嗟曠我稼我穡我牧是省

螟騰飛賊靡召靡肯龍其苗離其穎翩翩集
 旗載飛載翔肅我朱轡恍于兔陽農夫來止爰告

厥祥厥祥伊何嘉穀在所共莖岐穗溢秀乎土亦
 四亦三維二維五匪降自天曰惟明府以府之德

鄂城縣志

藝文

廿

九危是若坤輿貢靈匪且有士黃雲被隙芳躑
野天鑒于公哉錫之豐昭瑞惠我無窮天子
葵之庸曰民功朕肱良我福祿來崇鄙人作頌
媿清風臨垂青史赫永終

五言古

宋蘇軾新堂夜月

去歲游新堂春風雪消後
池中秋半篙水池上千尺柳
佳人如桃李

李翊蝶入衫袖山屏今何許疆界巴分宿
月不可思駛若船放流繁華真一夢
寂寞西榮朽惟有

當時月上依然喚杯酒應文天祥自汶陽至鄆
中原

冷船上人坐隱不知陋文天祥自汶陽至鄆
中原

道勞生嘆百非風雨吹打人泥淖飛上
衣目力去

天短心事與時違夫子昔相魯侵疆
白齊歸

明鄆城知縣吳道明棄婦詞
風雲蒼白日落葉委秋

勿：自言綠窓裏七歲學女工織指繡鴛鴦清波
倚芙蓉父母嬌不字同伴慙為容受聘施衿襦
勉始終豈期巾道絕下堂逐飛蓬下堂亦不惡
去：復何之兒遮前泣小兒隨後啼猶慙已飢

寒不知永分離回手撫兒頂抽絲紅兒衣敢言小
姑如但願來母慈兒女苟有依采蕪是何時

桐城諸生高友荊登斷塔詩
塔久不記時全形化
為石泉廬或十三他

峯或十一約畧僅所存猶可千餘尺
迤影連寺窻

秋墮生古碧物廢罕登臨凄涼
五鳥宅懸階一線

通下且當積滓仗木姑攀援視地
若永隔傍皇門

幽踪良久見天白窻石儼著
油拓步時微滑高門

一俯窺無人如後迫同游中
失轉盼難呼索大
觀忽在巔州縣列眉額荆榛
披亂堆斷痕猶恍惚
萬物古則疑又過鄆訪坦園三子
柳襄避軼念別
吾此見開闢

千里來至此君屋室乍見無多言
牢牢問兄住屈指數離家至今當幾日帶甲天地紛
問閑幸無失去歲我當行婚嫁使君出
歸來卧空窓想見心矜恤世態明好
稀讀書安得寔荆魯豈近閑遙逸一
情密稍不巽端書此是君舊筆

五言近體

皇明大學士楊士奇題雪霽艸堂

麗丘林簷際瀉初日輕風解寒

獨酌窓中見遙岑清和蕩淑氣浩暢
邑尚書伴鐘獨發冲襟餘色皎如玉
吾將比素心

山樵唱屹立孤峯聳樵遊每憐雲
歌因沽酒樂鬢待負薪焚爨石休筋
力汲泉勝沅沅貪忙

歸去晚林潘溪曉渡米爭濟者半是
問津郎

魚子尾眠沙鷗幾行我邑侍郎李克
民冷水芙蓉題此橋景欲比浣花柳
座煙霞杯底落花柳座中香山父來
爭席相將醉

夕侶鐘詠甘泉井更憶甘泉水應隨
石甃生鳴喻陽

議貪汚恐見驚澄清五禽渙歌雲水
煙波濶漁翁風味好雅稱景中情

艇蕩帶晚風輕柳岸綸番日蘆灣
款乃蒞波去烟迷五禽枝題小艇清
風外漁歌動簾西寒空雲漠漠晚泊
草

忘机邑諸生全硯前題鼓相凌波去
烟迷五禽枝

狎鳥聽思下游鱗築未休李克民飲
樊司馬園

幾濤隨境轉清興滿前洲

幾濤隨境轉清興滿前洲

雙吟發園林未肯晴借風醒草帶雨濕松声山
抹輕雲白波添小澗清一丘促朋好不碍酒縱橫

邑進士侯提封為邑侯劉公仲其霖瑞夔自是神
仙令飲

驅旱魃憂風雲生女禱烟雨接行游滯縣侯
仍潤漁陽麥稂秋天靈蕪地瑞稔應信君求

過廩丘遠水通雷澤荒陂接帝丘漁歌此五禽烟
樹隔千秋落日孤雲靄空城幻影浮春息

憑野望點山東叅政張銓題李京兆涉園世法終
難慣音

山到慶緣平林三月雨春水一池烟清課竹堪諧
忙官荒亦憐登樓成小憩有夢度桑乾古道多

風雨青林受晚涼魚服將去魯鷄黍浸留張分韻
我秋水投竿卧夕陽立人亦多事終日浣花排山

兵部尚書呂維祺前題薩疎頻問路榻窻居排山
莖自鋤蔬破花從浸酒剛

樓當雲頂上亭在水中間何者是清福只消一軍
閒浮水撐荷蓋題壁認墨痕渴從巾索酒襟以

屋為禪蘼草攤魚子當風弄鶴邑舉人促海清前
孫主人渾好事一石欲留兒

題幽竒鏡一壺逃暑此同過臨水看魚出闕尊醉
鳥歌清香花鳩滿明月竹林多徒倚忘歸去鐘

聲到充諸生黃之芳梁渠鳧影兩霽新烟發秋痕
薜蘿

窈影乱水禽生恍惚微難辨飛樓全硯廩丘霧市
似有声靜現豈泛二與隔觸干楡

舊蹟如何許猶有廩水埃荒疇衍黍稷平野見樓
臺乍現時還沒擘空影復開濛濛烟霧裡疑是小

蓬萊

七言古體

皇明邑尚書樊繼祖題雪霽草堂儼景一片先人雅

興寄雲窩移將完璞堪珍重肯付工八浪政磨
巖已諳觀物趣叩岩曾咏采薇歌四朝柱石推元
老東魯奇峯見幾何共羨齊臺傳琪璧豈知荆棘
委銅駝時來草創還思祖賡後流光敦擲梭重取
山光照野屋仍有把酒滿庭柯憑誇謫方龍繩武
應有神明為護呵屹立眼前增秀麗惜騰醉裡欲
摩拳好奇猶似牛僧孺訓王終逢楚下出自崑
崙形突兀連來必槍影婆娑晚苔綠潤雲根重晚
照紅凝天際多星夜短防李廣射雪宵疑載相公
鏖深沉院宇宦為伴空洞幽密雀可羅吟案詩壇
詩定辭行人遠近望巖崖摩雲影外鈎殘月礪鈍
聲中振太阿泰岳移峯求魯地華若飛翠列林窠
雲蒸現氣春常在溜結寒水不波暢志有司
亮酒羨現不數不軍驚草舍嫩綠地連竊靡與

青函后地轟、堅貞如砥柱亭、樹立似城幾崎
嶇當戶時驚眼風竹敲岩擬振珂整易拜傳米子

好補天功誘女媧訛曹脚掣去真為剝花石網行

果是苛雨暴積蒼浮遠澗晴兮箭翠散陽坡石蘇

剝餘猶有字竇泉流處欲通河欲冠仰視日斐筆

掉臂閒看頭半料纍、懸崖垂凍霧陰斜與暗

青蘿萬年瀛海鰲空駕一夜秋霜頂蓋皓月夕團

光墻外度午軒倒影夢中過花穿曲檻明本峒岫

疊陰雲走碧螺酬賞幾四忘倦德改租今日去沉

疴營居枕石希司馬采藥綠山類華陀德以登高
舒野望日而借此樹漁簑滴雨點鳴青畫展步
餘陰庇綠荷禽際憑渠棹落日園中仗爾鎮群魔
擎披祇用平輪力遠眺何勞倒跨驟吟罷歡呼自
拍掌賞餘歌舞亂鳴龜栖岩伏壑甘沉寂陟陰陵
顛畏坎呵設羨西臺官旭赫且樓東嶺日邑知縣
嗟岫十年石薛留題處會有騷人詩再哦

趙若唐閨怨

閨居莫把身輕獻
頭為諸婦諸姑初
有女莫離娘離娘
徒自傷有女休從

夫從夫空自詎昔在閨房裡無愁心更怡惜花偏
喜花開早愛月猶嫌月上遲
鴛鏡相掩映把玩白

追隨脂恐輕嬌色粉嫌
凌黛眉一從嫁夫逐夫食
再思家居不為得堂上翁
姑性最嚴厨中妯娌心

偏刺田群童輩百人
庭蓄驛馬幾千勒
了鬟字
任數重青疇堪塞
滴水須親聚粒粟強
自克豈期

綉籠手翻供打缺
眠朱頰塵染緇塗
面玉腕水肌
侵已遍邇衣掩映
泪偷垂綉錦籠
警替復穿苦楚

向誰言寂靜安能見
遙憶當年
在母傍金珠寶
任濃粧飄裙拂袖
寬閒處誰料
今來多燕廬
村思

有女勿女人白
侯正鵠題依竹堂
京兆讀書城南
髮催殘几清
豫侯正鵠題依竹堂
瑞結茅四壁青

眠玳空天夜作老蛟
語白日長生風
雨寒我昔把
臂共入林交
權此君千古心
波龍化去瀟湘暮

指堂上起秋陰
公子才人名第五
手拔長劍缺花
古西斫崑崙
東蓬萊斬取長虹
斲作柱海雲撲碧

綠霞抱虬皮
繡駁銅斑老
依竹之堂竹依
來我
白髮着絕倒
即將截作鶴
散髮爛醉此君旁

醉便打折為長笛
一吹四座泣
山陽此到尋
已四
十年兒童個
欲干天相看
且收蒼梧淚
呼酒一

醉京吏部張忻題坦園
于古風沉號江左
竹林七
北軒
咸叔侄風雅無
汝我清言猶存
放達名未如坦園

主人之高閑然
諾好客平原上
文章可駕東西京
家有一園枕線
嶺崗河晉環水
冷茂林修竹相

翁故一塵不到
發深者中隱
聞人黃憲甫慕義如
渴更傳古文
探義軒詩大曆
法書更入蘭亭武日

借呵威並婆娑
惟馨仲紉雙
窺我奇思
每令萬象
驚白眼傲
睨千秋多
朝夕韻咏
賀管襄揮塵
濡毫

鹿皮几枕石
漱流未足道
與册高文群
傾金石稱

清分翠片，蔭籜冠藜杖，華巖倚我今，昨世歸山樊。
雅道猥辱高，人喜調笑，但惜結交晚，高歌竹林聲。
中微噫嘻，黃君莫得玩丘壑，蘭有香兮，棘邑諸生。
有萼叢篠，猶鳳來儀，會見翻，栖紫閣。

陳法荒塔燕子燕水岫不記何年起半入雲霄，半插

所以幽洞恍惚，若有物霎時飛，來燕子，振翻環。
遠蔽搶尖，冷落荒涼，相願喜隨風，軌互作，声孟。

向朱門
鑪戶裏

七言絕句

宋呂本中過獨孤山淒涼單馬經行處，况是此山

皇明邑舉人侶海清為王侯遠立禱雨秋晴看沙，諸

野鷗農家不識，神人龍頭邑貢生孫丕振七陵雲樹

此奇峯恍未辨，行人杖在眼光中。

七言近體

樊繼祖重構雪霽草堂勳自關萊三世初冠仍朴

素百年詩禮，舊亭臺明霞影射晴窗，硯霽雪光含。

提學副使李夢陽題雪霽草堂戰城日出海雲殘

侍立泥中，皆帶劍咲談堂上，盡歲冠新朝，故鐵威。

畫使御史王遠宜登依竹堂草堂綠竹故相依，夫

東山龍卧鶴獨憐珠樹雀巢稀風清碧落開秋色
林霏蒼茫淡夕暉知已有懷空涕泪宮牆空斷白

雲李充代盤溝夜月一輪秋色暮雲華下印盤溝
飛鏡殘月為誰明斗遠銀漢孤鴻影林外蒼烟臨川

短笛声步屐不妨頻過此初水方遂故園情臨川

吳溥送晁司直致政歸里玉竇晴霏百畝香故園
還憶舊山在楸梧念向

雲遙隔松菊愁因雨後荒待渴不忘趨禁闕濯纓
誰解爰滄浪明時已喜成歸隱清響應流萬古

芳邑布衣樊士可詠黃明府因查勸農春浦山城
海曙紅邑

侯小駕出花叢變于龍畝催耕耨更向衡門問款
豐川接廩丘足穀雨地連金嶺蕩和風茂癡竹見

成骨汰盡在侯正鵠書武侯去思碑陰茂宰東還
與更豪即

看何處不牛刀兩年苜蓿當朝重三異功名漢史
高寧謂于時深撫字轉從去後見心勞可構伏闕

哀明主忍使知府梁宜生荒塢燕子七盤高峙近
器墨數伊斜

通一徑探樞陶知府梁宜生荒塢燕子器墨數伊斜
器墨數伊斜

深應悟龍歸赤壁斷時聞燕作談我欲冥心求聖
誦隔材何儒官趙栩然瑜望數登峻看一徑幽峙

履有精藍隨喜人天地共登晴日月頭矣海始誰取與信
春郊雲樹晚悠孤城次第聊呢眇有侍憑厖五

岳登奎樓東壁文星湧地明層樓供奉喜新成憑
高想見天心妙眺遠切思人事平儲養

棟梁方勝任深培基址故無傾百侯正鵠盤溝夜
年從此遺踪在幾闊浮雲世上情

月一千古水抱城幽曲岸幾回劃上游襟影浮空
出鏡裡波聲不斷入琴流人家樹杪魚龍夜殘

聊城縣志 藝文 七

露孤蒲鴻鴈秋混漾千門黃之芳前題溪水何來

迴自照半天明月下盤游金波湧風激霏雲浪

環曲折畫情泥烟娟處倒城樓無須東燭

浮一泓清輝欣鷗鷺幾灣碧影秋色淡人家

頻過此白日侯正鵠冷冰芙蓉縹緲白雲覆古沙

長眠也自休侯正鵠冷冰芙蓉縹緲白雲覆古沙

波冷餘香侵雁鷺月明流影淨葦葭繞看水面簇

于錦轉向天邊散作霞惟道西風吹不盡河陽元

自令邑諸生陳堯典潘溪曉渡為赴孤烟就早涼

君花尋常臨澗口避人羞蒞問津梁漫懸小艇學

看水尋常臨澗口避人羞蒞問津梁漫懸小艇學

漁父高捲輕帆羨鳥翔盡日優游塵事少迴頭空

笑來忙邑貢生王鼎鉉贈閻觀察平寇臬臺掌憲聲

流龍命新揮羽已知諸葛智美棠行見召公仁壯

歐自昔推元老要地于今倚重臣曠有兼才堪

世建牙東邑布衣張萼線嶺秋煙因曲岸高低柳

賦付經綸忽分香全映水微茫疊浪頻綿亘逶迤統勝地

迴下馬駐遊人主事李瓚前題嶺上烟橫萬柳陰綠垂如

遠東望籠葱佳氣深晴日風迴翻碧浪暎天雨

過失雲岑土人道是孤山脉飢瑞鍾靈自古今

諸生王永新前題秋氣朝烟冷不分嶺頭四望正

金每映雲望望裏珠覺迷遠日攀來聊以贈究諸生

離群堤急景况幽如此所見居然勝所聞究諸生

黃國翰五岔漁歌清流曲水層蘆紫蘆花雨

目掛漁罾間消烟霽恣吟嘯細唱滄浪賦

寢興誌後低徊原絕調沿溪欲和慚無能恩貢生

輿城縣志

藝文

共

正永熙梁渠鳧影渠南佳氣端平無一派清沉翠

隱遠飛鳥月中上下常留影烟裏瀟疎如畫圖疑是忽非奇幻甚幾年點綴小村孤邑諸生

黃之芬七陵雲樹南陵曉色自氤氳老樹黍天亂

設恰成雲穿林遠眺無人影陽隙微窺見鳥群至此絕奇堪畫出方圖發墨意怡永年布

衣郭端謁冉子祠望中佳氣蔚葱然巖上低徊去

碣出幽泉斯文未喪復旋自是名區鄰聖里恰逢發

麗天瞻拜祠前肅且慶且慶千年俎豆此綿汝南布

衣秦鎬過坦園未渡河時問此村携書今始到其

結明石上誰題千古字座中客儻四方

論曰藝文有志徵文獻也豈以言傳人哉尚其人

不足稱也則摘華扶藻政無取焉爾全天德者其

文清明全地德者其文重厚故倫紀之章可以善

俗即小而光景流連猶能以光風霽月之懷消鄙

吝之心不然徒事辨于章句之短長斯亦水木忘

其本源未見其可求也然則言以人傳興而人不

即以言傳典

鄆城縣志卷之八終

鄆城縣志

藝文